

长篇历史小说

惨烈的东宫之争，「金屋藏娇」
的刘彻踏着深宫的血泊登基，
君临天下；黄沙大漠间马革裹
尸的喋血征战。

汉 武 帝

昭示着大汉帝国版图的灿烂；
一代名帝的内心苦涩被他叱咤
风云的千古功勋遮掩着……

王立群·著

华夏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惨烈的东宫之争，「金屋藏娇」
的刘彻踏着深宫的血泊登基，
君临天下；黄沙大漠间马革裹
尸的喋血征战，

汉武帝

昭示着大汉帝国版图的灿烂；
一代名帝的内心苦涩被他叱咤
风云的千古功勋遮掩着……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武帝/王占君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

ISBN 7-5080-3690-5

I. 汉… II. 王…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359 号

汉武帝

王占君 著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22.75

字 数: 314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题 记

西汉的第五个皇帝刘彻，史称汉武帝。他在位长达五十四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雄才大略、多有建树的封建帝王。毛泽东同志在他那气势恢宏的名作《沁园春·雪》中，将汉武帝与秦皇、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并列；皇皇史册《汉书》里，也赞誉汉武帝“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坛，礼百神，绍周后……”也就是说，刘彻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几乎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作为。在诸多丰功伟绩中，最重要的还是他对内实行多欲进取政治，提倡儒家学术，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确立了中国的版图，地方割据寿终正寝，民族融合空前加强，统一的大文化基本形成。可以说中国真正的统一不是始于秦始皇，而是到了汉武帝时代才真正实现的。刘彻的作为，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武帝不仅把西汉王朝推向了极盛时期，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辉煌的年代。这是一位不可不知的伟大帝王，这是一段不可不知的斑斓历史。

《汉武帝》将为读者形象生动地再现那遥远的多彩人生，同书中的主人公刘彻一样去经历人生旅途的风浪，品尝人生百味，领会失败的痛楚磨难及胜利的喜悦艰辛。

目 录

第 一 章	情到官帷梦	1
第 二 章	计撼储君位	17
第 三 章	深宫夜弑君	33
第 四 章	梁王刺袁盎	47
第 五 章	钦差闯睢阳	63
第 六 章	立嗣胶东王	79
第 七 章	御医窃禁脔	95
第 八 章	毒鸩汉景帝	111
第 九 章	舍命斗太后	127
第 十 章	韬隐上林苑	143
第十一章	主父偃救美	159
第十二章	江都王夺爱	175
第十三章	定计聚宾楼	189
第十四章	圣驾御江州	205

第十五章	血战聂家庄	219
第十六章	伏击浑邪王	233
第十七章	诈降东匈奴	249
第十八章	假公主和亲	265
第十九章	出事南越国	281
第二十章	东越王乘虚	297
第二十一章	天兵定南疆	313
第二十二章	钩弋谋东宫	329
第二十三章	四大臣顾命	343

第一章

情到宫帷梦

公元前151年的盛夏，大汉帝国的都城长安，犹如刚刚开启的蒸笼，地表上到处散发着热气。未央宫的绿色琉璃瓦，在骄阳的照射下返出刺眼的强光，使人不敢正视。沿墙的垂柳被晒得无精打采，月季花瓣已是卷了边，蜂儿蝶儿也全无了踪影。才只三十八岁的景帝刘启，也被这灼人的热浪困顿在宫中，左右守着两砣硕大的冰块，半坐半卧在象牙楠木龙榻上，闭目养神。身后，两名如花似玉的宫女为他掌扇，右侧，一名内侍手持拂尘为他驱赶蚊蝇。

珠帘被宫女高高挑起，伴着一阵香风，年约三十岁的栗姬款款步入宫室。她是很少几个不需通报即可面见皇帝的女人之一。因为她给刘启生下了长子刘荣，而且已被立为太子。虽说薄皇后还在正宫娘娘的位置上，但宫内朝中多数人已将她作为准皇后看待，就连她自己也是以皇后自居，认为废薄立己只是迟早的一个程序而已。

天竺香气袭来，景帝不用睁眼便知是栗姬或王美人来到面前。因为这种天竺国贡来的香料，他只赏赐给了栗姬与王美人。不过此时他因天热而有些心烦，不愿意有人来打扰，只想静静地自己呆上一时。特别是他不愿见到栗姬，因为近来栗姬为一件事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他实在是懒得再听栗姬的唠叨了。

“万岁，天气这般炎热，龙体可好？”栗姬挨近问候。

景帝脸上现出一丝不快，但他耐着性子：“暑热难当，爱妃何必专程前来问安。朕一切尚好，如无它事，爱妃可以回宫避暑。”

对于景帝这相当于逐客令的言词，栗姬感到比往心中放了一块冰还凉。但她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天威难测，皇上可是得罪不得的。她尽量带着感情说：“万岁，妾身倒好，只是太子自今晨起就茶饭不进，怕是中了暑了。”

景帝坐直身体，睁开了眼睛，沉吟片刻，没有出现栗姬所期待的起驾看望之意，而是对身边的内侍吩咐：“速传太医，前往太子府看视，并将结果报与朕知。”

内侍传旨去了，景帝的眼睛又闭上了。栗姬自觉没趣，悄悄退出了未央宫。出了宫门，她委屈得真想痛哭一场。但是她

不能让外人看出皇帝不赏识自己，强忍着把泪水憋了回去。回到自己居住的云阳宫门前，正与一位地位显赫的女人不期而遇。若是别人，栗姬完全可以故做不见而避开，而对于这位女人，她就不能不上前陪着笑脸周旋了：“原来是长公主和令爱。这大热的天，不在府中纳凉，来到宫中何事？”

“正是天热烦闷，才特地进宫和娘娘说说话，也好打发时光。”长公主半开玩笑地反问，“娘娘想来还不反感吧？”

“哪里，能和长公主在一起，真是巴不得呢！”

来人是景帝的大妹刘嫖，人们惯称为长公主。她身旁是九岁多的女儿陈阿娇，别看阿娇年岁尚小，但皇亲国戚家庭的调教，已使她出落得楚楚动人，一言一行一笑一颦都不失皇家风范。刘嫖拉过女儿：“来，向娘娘千岁见礼，这可是日后的国母啊。”

栗姬听了心中舒服：“长公主当着孩子也取笑。”

阿娇上前一步，恭恭敬敬施礼：“娘娘千岁，凤体安康。”

“这孩子几天不见就出息得大姑娘一样，谦恭有礼，真叫人疼爱。”栗姬拉起阿娇的手，“我们到宫内叙话吧。”

“承蒙不弃，自当遵命。”

三人入内，宫女献茶毕，刘嫖只呷了一口，便问道：“娘娘，太子今年该有十三四岁了？”

“刚满十三。”

“年岁不算小了，也该订亲了。”

“不急。”栗姬未免露出心事，“一者万岁并未张罗，二者我这名分未定，哪有这个心情。”

“那何妨催促万岁尽快立娘娘为后。”

“这，”栗姬觉得刘嫖是可利用之人，“实不相瞒，我一提起此事，万岁便不悦，也不知他心里想的什么。”

“万岁秉性，本宫尽知，我助娘娘一臂之力如何？”

“长公主在万岁面前言听计从，谁人不知。若蒙玉成，定当厚报。”这是栗姬求之不得的。

“只是事成之后，我要和娘娘做个儿女亲家。”刘嫖道出她此行的本意，并将阿娇推向前，“让她做你的儿媳如何？”

栗姬不觉犹豫了一下。尽人皆知刘嫪一向干预朝政，而且是好做主张。日后皇儿登基，有这样一位丈母娘还不得事事受其掣肘。但眼下有求于人，也不好一口回绝，便含乎应承下来：“这当然是求之不得。”

长公主便站起身来：“娘娘既已允诺，我这就去向万岁奏明。”

“这么急，”栗姬提醒说，“我刚从万岁那里回来。圣上心绪似乎不佳，改日再说亦无妨。”

长公主信心十足：“别人会碰钉子，万岁对我当高看一眼，我长公主岂是他人可比。”

长公主牵着阿娇之手姗姗离去，栗姬心里却很不是滋味。自己受万岁冷遇，而看长公主那得意的样子，似乎万岁事事都要听她摆布，这怎不叫人嫉恨。但她的心情又是矛盾的，既期待皇上对她言听计从废薄立己，又希望景帝也不理睬长公主，煞煞这位公主的骄横之气。

刘嫪一走进未央宫，就大呼小叫地嚷起来：“兄皇，我带阿娇来看你，倒是起来迎接啊。”

景帝毫不动怒，满脸带笑地下地来。他平素甚喜阿娇的乖巧：“让朕看看，一月不见是不是又长高了。”

阿娇上前叩头，被景帝用手拉住：“小小年纪，用不着行此大礼。”

阿娇便依偎在景帝身边。

长公主见机说：“万岁这样喜欢她，让阿娇长大后做你的儿媳如何？”

“但不知妹妹看中了哪家王爷。”

“我的女儿要嫁就嫁太子，要做就做皇后，就凭她千娇百媚、聪明伶俐，岂能屈尊做王妃？”

“皇妹，你这野心倒是不小哇。”景帝含笑戏谑道，“皇后也不是好做的，要时刻提防被打入冷宫啊。”

“我的女儿可不是薄皇后之流。”长公主趁机说，“万岁，既已经年不去薄皇后那里，何不颁诏废后再立。”

景帝对这个妹妹一向倚重，也就说出了心里话：“皇妹，废

易立难，实不相瞒，朕是在立谁为后上尚未拿定主意。”

“这，妹妹就费解了。刘荣已立为太子，栗姬自当立为皇后，还有何为难之处吗？”

“皇后乃六宫之首，当如朝臣中的宰辅，胸怀如大海，有容人之量。而栗姬她肚量狭小，难以母仪天下。”

长公主一笑：“此事妹妹亦有耳闻，栗姬拈酸吃醋太甚，等妹妹瞅空儿开导开导她，自然逐渐改正过来。”

“但愿能如皇妹所言。”

“那么兄皇明日就颁诏废了薄后吧。”长公主使了个缓兵计，“至于立后之事，可以缓议。也就是说待到兄皇对栗姬满意时，再立她为后不迟。”

景帝不觉喜笑颜开：“还是皇妹知朕的心。”

第二天早朝，景帝颁布诏书，将没有生育且又失德的薄后废为庶民。按理说这是为栗姬册封皇后扫清了道路，栗姬是最大的受益者，理应兴高采烈。景帝也觉得是为栗姬办了好事，当晚兴致勃勃来到栗姬的云阳宫。

以红色为主调的云阳宫，椒墙悦目，锦帟似火。宫女们早点燃了大红宫灯，整个宫室给人以温暖热烈的感觉。因为天气太热，栗姬穿着颇为暴露。狭小的白色丝绸抹胸，展露出大半个软颤颤的玉乳。同样质地几与肤色相同的短裤，仅仅勉强遮盖了那一小片迷人的芳草地，使那一袭蜂腰和雪团似的双臀全都裸露无遗。为遮人眼目，外面又披了一袭水红色薄如蝉翼的纱衣，使她犹如置身于粉红色的云雾之中。恍若雾气中出浴的佳丽，给人如诗如梦如幻的感觉。

栗姬从刘嫪口中知晓了薄皇后已经被废的消息，也获悉景帝尚无立刻立她为后的打算，所以她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在她看来，景帝早在一年前就当废薄立她了，如今拖了这许久还不痛快地册封她为后，未免令她大失所望。晚饭时她一口汤水未进，斜靠在床头自生闷气。

宫门外传来执事太监尖细的喊声：“万岁驾临云阳宫，栗妃娘娘整装出迎接驾啊。”

栗姬心底腾起几许快意，这说明皇上心里还有她。在一年以前，皇帝平均每三天中，总有一夜要留宿云阳宫。自从刘嫖先后给皇上引荐了程姬、贾姬之后，景帝便十天半月也难得来云阳宫一次。试想，正值青春妙龄情欲如火的少妇，夜阑人静之际多么需要男人的抚慰。何况皇帝的临幸，又远非平常百姓家的男欢女爱可同日而语。这是维系与皇帝感情的重要途径，长期不能承受皇帝的雨露，就等同于被打入了冷宫，就意味着失宠，而失宠就意味着身家性命没有了保障，甚至预示着所有亲族的悲剧。对此，她心中深恨刘嫖，不该以狐媚献悦皇上，使得她备受冷落。如今，皇上在间隔半月之久后踏入云阳宫，对她应该说是天大的喜讯。她一骨碌坐起，就要飞身出迎。但是想了想又复坐回床上，她想：不能让景帝感到自己太下贱了，要拿点身份才是。好不容易才将皇帝盼来，这样做会不会又惹圣上生气呢？正犹豫之时，景帝已笑容满面地步入了寝宫。

栗姬不敢再坐在床上拿大了，赶紧下地倒身便拜：“妾妃接驾迟延，还望万岁恕罪。”

景帝伸双手搀住她一双玉臂，没让她跪拜：“是朕来得唐突，爱妃不知，何罪之有？”

“容臣妾大礼参拜。”栗姬拉出公事公办的架势又要下跪，“国家礼度岂可偏废。”

景帝拉住栗姬不松手：“又非大庭广众之下，家礼不必常叙。”说着话，两眼在她身上逡巡不止。

栗姬看出景帝是欣赏的目光，故作娇羞地：“不知圣驾光临，未及整装，有污圣目，真是罪过。”

景帝是赞许的口吻：“天气炎热，又在寝宫，如此着装非但无妨，还着实令朕耳目一新呢！”

栗姬秉性难改，说话又有酸味：“难得万岁还记着妾妃。今日去未央宫拜谒圣上，万岁眼皮也不愿抬。”

“看你，言语中总是挑三拣四，朕这不是来看你了吗？”景帝已是春心荡漾，忍不住要拥吻栗姬。

岂料，栗姬像美人鱼一样滑出了景帝的怀抱，她是要吊景帝的胃口：“万岁请上座，容臣妾传宫人上茶。”

景帝心中掠过一丝不快：“茶就不必了，朕来时已饮透了。朕累了，你我上床歇息吧。”

栗姬见景帝急不可耐，便想借机讨个说法：“臣妾获悉万岁已颁诏废了薄后，但还不知何时册立妾身。”

“这个朕自有道理。”景帝心下已有三分不喜，说着，拉她的玉手又要上床，“今夜良宵，你我共赴阳台，余事不提也罢。”

“不，”栗姬偏偏要耍小性子，“万岁，皇儿刘荣已封太子，妾身自当为后，今天你要说个明白，为何迟迟不颁立后诏旨，莫非是王美人那几个狐媚，从中做梗不成。”

景帝心中已是五分不喜：“你呀！怎么没有一丝为后的风度，如此无端猜疑，真要执掌后宫，这后宫还能安宁吗？”

“怪不得你拖延不肯降旨，原来还是听信了那几个妖姬的谗言，待哀家总揽后宫，定要好好调教她们。”栗姬说时有些怒目横眉咬牙切齿，话里话外充满了报复的敌意。

景帝已是七分不喜，他深知栗姬肚量狭小，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今日话头提及至此，他也就趁机规劝道：“王美人、程姬、贾姬等，皆朕之妻，她们所生子女，皆朕之骨肉。一旦身为国母，必有容人之量。待她们当如手足姐妹，待她们子女当同己生。时时教育太子，要爱护弟弟妹妹，你们都能和睦相处，朕百年之后方能安卧九泉。”

栗姬一听此言，不禁想起几天前在上林苑游玩的情景，至今她还耿耿于怀——

那日，景帝兴致甚佳，只带栗姬、王美人二人同游。没有了贾姬、程姬等人，栗姬感到几分胜利的喜悦。但是有最为嫉恨的王美人在身边，她又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为此，她噘着小嘴阴沉着脸儿。

“爱妃，莫非哪里不舒服？”景帝关切地问。

栗姬的回答实令景帝啼笑皆非：“哎哟，万岁还这样关心臣妾啊，看你和王美人说说笑笑的样儿，哪里还记顾臣妾在身边哪！”

“你呀，说话怎么总是咬着别人，朕总不能时时刻刻全都陪着你一个人吧。”景帝数落她几句。

“你就是向着她，我这一句话，就惹出你这些不咸不淡的话来。早知这样，今日不来倒好，免得找气生。”

“看你，这不都是没来由呕气吗！”景帝顿时兴趣索然。

王美人见状过来打圆场，满脸赔笑对栗姬说：“姐姐，是我哪里不对惹你生气了？我是妹妹，倘有不周还望担待。”

“看看，这不是跟万岁合伙儿气我吗？”栗姬近于胡搅蛮缠，“咱可比不了你，你是万岁的心尖儿。”

景帝气不过：“什么话，朕哪里不是高看你一眼！”

栗姬借机将心中的怨忿发泄出来：“我怎能和王美人比呀，皇上看见她时总是眉开眼笑，看见我时总是绷着面孔。”

“你这是找歪理，朕对你还要怎样？不是立你生的刘荣为太子了吗？”

“那是因为他是长子，说不定哪天你不高兴就会变卦。”

“这立储大事，你怎能信口开河！”

“我那儿子也不会取悦皇上，比不得王美人哪。”栗姬不满地用白眼珠斜着王美人，“她生的胶东王刘彻，妊娠时曾梦见太阳入怀，多么美妙动听的故事，这不等于说她的儿子是帝王的材料吗？”

“姐姐不喜欢，我今后再不提及。”王美人赶紧表明态度。

“现在不说还不是掩耳盗铃，而今已是满城风雨尽人皆知，还想做样子给我看？我不会领这个情！我没有那么傻。”

这一顿抢白，闹得王美人无话可说，便想了个脱身之计：“姐姐消消气，我如厕方便一下。”

景帝觉得和栗姬这人无法交谈，便赌气扭转身不再理睬她。

丽日高悬，明亮的阳光把树木溪流全都照耀得赏心悦目。景帝在凉亭内随意四望，忽见一头野猪晃悠悠从树丛中蹿过来。它三转两绕，哼哼唧唧沿地觅食，竟然进入了草地上的茅厕。景帝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尽人皆知，野猪是属于凶猛野兽，所谓“一狼二虎三野猪”。而王美人正在厕中，万一受到伤害，这该如何是好。景帝即令随侍的中郎将郅都速去救援。郅都说声领旨，拔出佩剑要去。

栗姬心说，野猪若将王美人吃掉该有多好，少了一个宫中

劲敌，在旁言道：“郅将军，这恐怕不合适吧。王娘娘在厕中，自然是裸露下身，况且又是国母之身，你闯进去……”

这番话还真把郅都给说住了，他迟疑着不肯举步：“万岁，末将撞见娘娘……”

景帝一急，夺过郅都手中剑：“不要你为难，朕自去救助。”

栗姬见景帝如此关心王美人，妒火中烧，便欲制止，她急中生智，突然跌倒在地，口吐白沫不止。

郅都见状扶也不是，不扶也不是，就呼唤景帝说：“万岁，栗妃娘娘发病，这便如何是好？”

景帝回望一眼，犹豫片刻：“栗妃无妨，朕先去救王美人要紧。”他毅然飞步闯入茅厕，居然将野猪吓走，王美人安然无恙。回来再看栗姬时，人也站起来了，白沫也不吐了。景帝不满地嘟囔一句：“恶作剧。”

这事虽说景帝并未深究栗姬过错，但栗姬认为，在关键时刻景帝还是把王美人排在前面，为此，心中嫉恨，而对王美人的敌对情绪也愈发加重。如今景帝又说起百年之后要善待王美人及各位姬妾并所生子女，更勾起她心中的不满。刻薄言辞便倾泄而出：“我的皇上，你对那几个妖姬真是关心到家了，连百年之后的事都安排了。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就恨不能生吞活剥了王美人她们几个狐媚，百年之后的事就由不得你了。”

“你！”景帝没想到栗姬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他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简直是个泼妇。”

“你，你，居然为了那几个狐媚骂我，我，我不活了！”她说着就以头去撞廊柱。

景帝的心情此刻坏透了，哪儿还再有心思和栗姬效雨水之欢，也不管那栗姬死活，气哼哼地拂袖便走。

栗姬当然不会真的撞死，她实指望景帝会来拉救，万没想到他会对她的死活置之不理！更没想到还把景帝给气走了，这才想起闹得过分了。急步追出宫门，连声呼唤：“万岁留步，臣妾还有话说。”

景帝已是气炸了肺，也不答言更不回头，径自扬长而去。

“哼！有种一辈子别到我这云阳宫来。”栗姬气得顺嘴骂话

出唇。

景帝显然是听到了，脚步停顿一下，但未予计较，反倒加快步伐离开，看来是不屑与之理论了。

栗姬被闪在宫门口，越想越不是滋味，悔不该言语过激，但后悔药是没处买的，她无处发泄心中的怨恨，委屈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呜”呼天抢地捶胸踢腿号啕大哭起来。

王美人起居的五柞宫，其规模比云阳宫略小，但环境清幽，附带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倒是别有一番意境。王美人进过晚膳后，在花园内与儿子刘彻讲古，说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六岁的刘彻忽闪着黑亮亮的大眼睛，说出一番令王美人极为满意，又与其年龄不太相符的话来：“母亲之意，为儿尽知，长大以后，一定像大禹那样勤劳国事，但我还要孝敬母亲。”

王美人喜得将儿子紧紧抱在怀里：“我的好皇儿，如此聪明，将来定是国家栋梁之材。”

“母亲，儿为何只能做栋梁，难道不可以君临天下吗？”说着，小刘彻在地上摇摇摆摆模仿起景帝走路的样子，“儿要像父皇那样，受到所有人的尊重，要发号施令治理国家。”

“皇儿，这可不是乱说的，”王美人赶紧用手堵住刘彻的嘴，“切记，这话被人听去，或许就有杀身之祸。”

“为什么？”

“皇儿，宫廷之中要谨言慎行。你的封号是胶东王，就只能是未来皇帝的臣子。你的大哥刘荣已立为太子，将来他就是皇帝。这话若传到他的耳中，必定记恨在心。等你父皇不在了，他登基做了皇帝，必然要报复你，就连为娘也怕性命难保啊！以后万万不可再流露此意了。”

刘彻点点头：“儿记下了。”

侍女唐儿急慌慌走来：“秉娘娘，万岁驾到，已至宫门了。”

王美人领着刘彻就走，急步前去接驾。刚出园门，景帝已步入回廊。王美人就在画廊地板上跪倒：“臣妾接驾，皇上圣安。”

刘彻也在母亲身旁下跪，端的是彬彬有礼不慌不忙：“儿彻

恭祝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快些平身。”景帝高兴地将王美人母子先后搀起，赞不绝口地夸奖刘彻，“皇儿小小年纪，就这样知礼得体，还是美人教子有方啊！”

“万岁过奖了，有道是龙生龙子。”王美人心中喜悦，但并不表现出来，“这孩子处处模仿陛下，就连走路都像得很呢。”

景帝正在兴头上：“如此说，且走几步让朕看看。”

刘彻当真就模仿了一回，然后还问道：“父皇可是这样行走？”

喜得景帝眉开眼笑：“皇儿，你怎就这般相像，真是我的儿子啊。”说到高兴处，将刘彻抱在了怀中。

刘彻也就撒娇地依偎在景帝胸前，用小手抚摩着景帝的面颊：“父皇真好，就像古时的大禹帝。”

“这么说，父皇是明君喽！”景帝止不住同儿子贴脸。

王美人觉得已经可以了，儿子算是够风光了，就将刘彻接下来：“皇儿，别让父皇太劳顿了。”同时，回头示意唐儿，“领胶东王去吧。”

刘彻果真与一般孩子不同，临别时再施一礼：“父皇晚安。”

景帝由王美人陪同进入寝宫，边走话题还未离开刘彻：“美人，你要好好教导胶东王。这孩子是个干大事的料，待他长成后，朕一定要委以重任。”

“谢万岁夸奖，臣妾当不负圣望。”落座后，王美人问道，“万岁可曾进过晚膳。”

景帝注视着王美人花蕊般娇嫩的樱唇，真想立刻噙入口中。想起栗姬的泼样，再对照王美人的柔顺，一腔儿女情全都倾注在王美人身上：“这都什么时辰了，朕早已用过晚膳，你我早些安歇吧。”

王美人听此言不觉怔了一下。

景帝却是注意到了王美人这一微妙变化：“怎么，爱妃心下不悦？”

王美人脸上绽放开鲜艳的桃花：“万岁哪里话来，后宫嫔妃，有谁不渴想沾雨露之恩。臣妾亦血肉之躯，渴望圣驾，有